

文昌雜錄



太平御覽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

文 昌 雜 錄

〔宋〕龐元英著

中 華 書 局

文 昌 雜 錄

〔宋〕龐元英著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康平路141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32 耗1/32·2 5/8印張·45,000字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800 定價：(6) 0.24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84 58,8,滬型

出版說明

本書著者龐元英在宋神宗元豐時做主客郎中。當時正是新官制初行，朝儀制度等都有變更，而人員的調動也很頻繁，龐元英將這些事情都詳細記載下來，其用意不過是『每有所聞見，私用編錄，粗記故事』而已，因此體例較為雜亂。但由於所記的事都是他親觀目擊，翔實可靠，有很多可以作為寶貴的史料。馬端臨編文獻通考，很多地方引用了這本書，如王禮篇關於後唐同光中書門下奏朝禮一節，即是一例。

現在排印本係根據雅雨堂刻本，並用學津討原本校過，但是兩本本身還不免有錯誤之處，乃更參照文獻通考等書，註出其異同，如『祥符四年亦兩至灘上』一語，宋史作『雒上』。又如『柳子厚作館驛使記』一條內有『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望』一語，頗不可通，經查對柳河東集作『尤重』，如此就豁然貫通了。

我們雖曾在校勘上作了一些努力，但是還遺留一些無法解決的顯明的錯誤，如『又知夜慈多至夜而罷也』一語，其中『夜慈』顯然是有錯誤，然而却查不出可據以改正的材料，因此祇有暫存其舊。還有其他整理工作上的缺點，都希望讀者提示意見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七月

文昌雜錄序

吾鄉漁洋先生最喜說部書，遇一僻秘世所罕見者，往往于友人許展轉借錄，讐校評泊，儲之池北書庫。當時風流好事，輝映朝野。先生于康熙己巳服闋入都，至辛巳四月請急歸里，官京師十年之間，曾撰居易錄一書。凡官方遷擢，政事因革，逐日記載。歎其見聞周悉，可爲史家取衷，但未知其書體例創自何人？及觀宋單父龐氏文昌雜錄，始知先生倣懋賢之書而爲之，蓋池北書庫有此書也。前輩撰一書，必有所本，其不苟作如此。懋賢爲丞相莊敏公籍之子，元豐壬戌官主客郎中，在省四年，時官制初行，記一時聞見及朝章典故，頗可觀覽，故先生稱爲說部之佳者。此書刻本無多，爲梓以行世。懋賢名元英，蠡尾集跋誤書文英，當改正。通典以尙書省乃文昌天府，龐爲郎官，記省中事，故以名其書云。

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撰。

右文昌雜錄六卷，龐元英懋賢之書也。乾道丁亥夏，留尹方公刊置建康郡齋。懋賢，丞相莊敏公之子。元豐官制行，入尙書爲主客郎。醇懿有家法，多識舊章，援證同異，穿貫今古。當時大制作大典禮，祲盛之容，進退揖遜，罔不與從事。故其書事信，其著論確，觀者如班雲龍之庭，而

登羣玉之府。昔太史公父子紬金鑚石室之書，而世本、戰國策、楚漢春秋咸補舊聞之闕，後之學者殆將有考於斯。六月望，左宣教郎、新充樞密院編脩官衛傳書。

文昌雜錄卷第一

南安龐元英 懋賢

元豐壬戌五月朔，上御文德殿視朝，仗衛如式。既退，三省已下職事官各釐新務，蓋一時之榮遇也。

初三日，詔曰：『先王以道在天下，列而爲事，陳而爲法。人各有分然後安，官各有守然後治。三代以降，累世相仍，寢迷本原，遂亂名實。餘弊斯積，其流及今。朕閱古弗還，因時改造。是正百職，建復六聯。先後重輕，粗獲條次。大小貴賤，迭相維持。差擇羣材，分委成憲。佇觀來効，共致丕平。敢有弗欽，將底厥罪。新除省、臺、寺、監官詳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職事。如被選之人，不循分守，敢有僭紊，其申諭中外，違是令者，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，尙書已下聽長官糾劾以聞。』詔自內出，非學士之辭也。

尙書省官：左僕射王公珪，右僕射蔡公確，左丞蒲公宗孟，右丞王公安禮，吏部尙書李清臣，戶部尙書安燾，四曹闕；吏部左選侍郎蘇頌，右選侍郎何正臣，尋出知潭州，除李承之，戶部左曹侍郎陳安石，右曹侍郎李定，禮部侍郎謝景溫，兵部侍郎許將，刑部侍郎崔台符，工部侍郎熊本。郎中員外互置不備員。左司郎中吳雍，右司員外郎王震，吏部郎中曾肇，員外郎劉奉世，司封員外

郎王祖道，司勳郎中穆珣，考功員外郎范岫、蔡京，戶部郎中劉琨，員外郎黃好謙、王陟臣、馬琬，度支員外郎陳珣，金部員外郎晁端彥，倉部郎中韓正彥，禮部郎中劉贊，員外郎王子韶，祠部郎中趙令鑠，主客郎中元英忝冒焉。膳部郎中魯有開，兵部員外郎潘良器，職方員外郎黃萃，駕部郎中王欽臣，庫部郎中林積，刑部郎中胡授、杜紘，都官員外郎韓宗良，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，司門員外郎王諤，工部郎中范子奇，員外郎高遵惠，屯田員外郎張叙，虞部員外郎李閱，水部郎中李文卿。未逾月，而兵部、都官、屯田三員外相繼以病卒。於是杜常、許安世補兵部員外郎屯田闕。六月，勅吏部增員外郎一員，除文及甫。潞公之子也。

主客所掌諸番：東方有四：其一曰高麗，出於夫餘氏。殷道衰弱，箕子去之朝鮮，是其地也。在漢爲樂浪郡。其二曰日本，倭奴國也。自以其國近日所出，故改之。其三曰渤海靺鞨，本高麗之別種。其四曰女貞，渤海之別種。西方有九：其一曰夏國，世有銀、夏、綏、宥、靜五州之地，慶歷中，冊命爲夏國。其二曰董氈，居青唐城，與回鶻、夏國、于闐相接。其三曰于闐，西帶葱嶺，與婆羅門接。其四曰回鶻，本匈奴別裔，唐號回紇，居甘、沙、西州。其五曰龜茲，住居延城，回鶻之別種，其國主自稱師子王。其六曰天竺，舊名身毒，亦曰摩伽陀，又曰婆羅門。其七曰瓜沙門，漢燉煌故地。其八曰伊州，漢伊吾郡也。其九曰西州，本高昌國，漢車師前王之地。有高昌

城，取其地勢高、人昌盛以爲名。正觀中，

按宋人避諱改貞爲正。

平其地爲西州。南方十有五：其一曰交趾，

本南越之地，唐交州總管也。其二曰渤泥，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。其三曰拂菻，一名大秦，在海之北。其四曰住輦，在廣州之南，水行約四十萬里，方至廣州。其五曰眞臘，在海中，本扶南之屬國也。其六曰大食，本波斯之別種，在波斯國之西。其人目深，舉體皆黑。其七曰占城，在眞臘北。其八曰三佛齊，蓋南蠻之別種，與占城爲鄰。其九曰閩婆，在大食之北。其十曰丹流詹，在眞臘西。其十一曰陀羅離，南荒之國也。其十二曰大理，在海南，亦接川界。其十三曰層檀，東至海，西至胡盧沒國，南至霞勿檀國，北至利吉蠻國。其十四曰勿巡，舟船順風泛海二十晝夜至層檀。其十五曰俞盧和，地在海南。又有西南五蕃，曰羅、龍、方、張、石，凡五姓，本漢牂柯郡之地。又有荆湖路溪洞及瑯部黎、雅等蠻徭。北方曰契丹，匈奴也。別隸樞密院。朝廷所以待遠人之禮甚厚，皆著例錄，付之有司。而諸蕃入貢，蓋亦無虛歲焉。尙書新省兵部未畢。凡寓治四所：一曰舊三司，爲僕丞都堂，而吏部戶部寓焉。二曰舊司農寺，戶部右曹寓焉。三曰舊尙書省，兵部、刑部、工部寓焉。四曰三司使廨舍，禮部寓焉。日給太官常膳湯茗薪炭有差。

五月十二日，左右僕射赴上於都堂。是日，郎中、員外班迎僕射。拜廳訖，各判祥瑞等三案。遂

引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。御史中丞、尙書已下百官班於廷中，東西相向，引僕射降階就褥位。直省官贊揖，朱衣吏引御史中丞出班，北向躬致辭賀，復位贊拜，百官皆拜，僕射答拜。班退，尙書省侍郎已上、兩省給、舍已上、御史中丞、學士皆御賜寓，百官就食幕次。

七月，勅職事官常膳，許變料供應，蓋異恩也。

禮部王員外脩說文畢，作進書表以示同舍。僕因言前漢藝文志碑

應作「稗」

官之說，亦自可用。有

一士人遽云：『富丞相曾用此故事。』衆人問：『如何？』乃曰：『貪以敗官。』一坐皆笑。此與坊州取杜若無以異。

祠部休假，歲凡七十有六日：元日、寒食、冬至各七日，天慶節、上元節同，天聖節、夏至、先天節、中元節、下元節、降聖節、臘各三日，立春、人日、中和節、春分、社、清明、上巳、天祺節、立夏、端午、天貺節、初伏、中伏、立秋、七夕、末伏、社、秋分、授衣、重陽、立冬、各一日，上中下旬各一日，大忌十五，小忌四，而天慶、夏至、先天、中元、下元、降聖、臘皆前後一日。後殿視事，其日不坐。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七夕、秋分、授衣、立冬、大忌前一日，亦後殿坐，餘假皆不坐，百司休務焉。

大忌日，百官集於相國寺。先至齋院，左右巡使御史兩赤令夾街。宰相過，百官立班於庭中。宰

相揖訖，方行香。既畢，御史臺知班，復傳呼立班。而朱衣吏乃曰：『相公傳語，請不立班。』遂退。百官見宰相故事皆廢，獨此僅存焉。

禮部侍郎謝公言：有一養珠法。以今所作假珠，擇光瑩圓潤者，取稍大蚌蛤，以清水浸之。伺其口開，急以珠投之，頻換清水，夜置月中。蚌蛤采月華，玩此經兩秋，即成真珠矣。

詳定禮文所言：『古者神民不雜，禮刑異制。故治禮之官常得以治禮，事神之官常得以事神。如左氏所謂：使名姓之後，率舊典者爲之宗。自漢以來，治禮事神之官，不得其職，始雜以他官。故後漢志：太尉掌郊祀亞獻，光祿掌三獻。太尉，秦漢用以掌兵，今爲三公坐論道者也；光祿本掌宮殿門戶，皆非祠官之任。』勅今後南北郊，執政官爲初獻，禮部尙書、侍郎爲亞獻，太常少卿爲終獻。諸祠祭，禮部尙書、侍郎、太常卿送爲初獻，太常少卿、禮部祠部郎中、員外郎爲亞獻，太常博士爲終獻。宗廟，親王、宗室、使相、節度使爲初獻，宗室正任以上爲亞獻、終獻。若南郊宗廟，即戶部、兵部隨所用牲，以尙書、侍郎薦徹腥熟。如常祀，即戶部、兵部郎中、員外郎薦徹。文宣王，以國子祭酒、司業、丞、博士爲三獻。武成王，以祭酒、司業爲初獻、亞獻、終獻。自如故事差官。中祠，即禮部祠部郎中、員外郎爲初亞獻，太常博士爲終獻。小祠即禮部祠部郎中、員外郎與太常博士、互差一獻。祭馬者四，皆以太、僕、卿、少。七祀，皆以太廟令爲獻官。

焉。

七月五日，迎氣西郊，六日，孟享太廟，皆當差工部郎中薦徹。而工部乃輪差水部郎中攝事。既

據文獻通考授應作「受」

誓於尙書省，有司舉紕，方改差工部員外郎。不預誓成，直赴祠所，監祭使却之，彈劾以聞。

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，凡二十四萬，然死者亦常萬人。按杜牧杭州南亭記：『文宗語宰相曰：

「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，今加兵、佛，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。」』武宗會昌五年，出四御史按行天下，凡除寺四千六百，僧、尼并女冠二十六萬五百。蓋自有唐以來，數常如此，何其盛哉！

中書丞相蔡公太夫人康寧，門下侍郎章公尊親，以通議大夫致仕、戶部尙書安公具慶，重茵列鼎，可以言榮養矣。

凡三省官假日，唯接見賓客，不許出謁，新制也。

七月二十八日，以國史成，曲宴於垂拱殿。兩省給、舍以上，尙書省侍郎已上，學士、御史中丞、觀察使並赴。奏教坊樂，酒七行，皆供御杏仁，蓋非常例也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今謂面油爲玉龍膏。太宗皇帝始合此藥，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，因以名焉。又云：昔於孫四皓家得七寶簾數尺，皆以七寶縱橫編綴，工巧不可名言也。

右屯衛將軍孫守彬家富於財，置酒模於明德坊，常有四老人飲其上，俗有四皓之名。

禮部劉郎中華老言：昔年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，問同人李演云：『堯舜如何？可以對天地否？』演對云：『似此疑惑事，切不可用。』聞者無不大噓。

余昔知安州，見時丙推官言：羅愷初及第，鄭獬在翰林，以詩賀之。愷以公狀爲謝，『具位詩一篇：右伏蒙尊慈，特有寵惠。感荷之至，但切下情。』鄭云：『賴此詩不是公用。』都下莫不傳以爲笑也。

八月壬子，文德殿宣制：授皇子彰武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進封延安郡王，昭容朱氏進位賢妃。三省及在京應職事官皆赴班集，寄祿官不與焉。

三佛齊、注輦國朝貢，見延和殿，引至柱外跪，撒金蓮花、眞珠、龍腦於御坐前，謂之撒殿。初至闕，先具陳請，詔方許之。

新定儀制：宰相、兩省侍郎、尙書左右丞，皆朱衣吏兩人雙引。樞密院官，紫衣吏一人前導。御史中丞、知雜御史，亦朱衣吏兩人雙引。尙書、侍郎、學士、待制、兩省給、舍及太平大夫已上，並朱衣吏一人引。

膳部魯郎中言：昔知萬州、南山甚秀，去城三十里，遠望如婦人簪花之狀。州中謂之眞女石。

『一本作眞』登山視之，即一石脊上有紫荊一枝。州中女子至七八十不嫁者。夫死，義不再行，蓋有眞女之風焉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昔在金陵，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，累日不能飲食。忽見賣白錫者，因買食之，頓覺無恙，然後知錫能治魚鯁也。後見孫真人書，已有此方矣。余知安州，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：以倒流水半盞，先問其人使之應，吸其氣入水中，面東誦元、亨、利、貞七遍，吸氣入水，飲少許即差。亦嘗試之，甚驗。

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：刮去皮，以厚紙裹掛於風中，最良。又置焙籠中，下鋪茅數寸，以微火烘之，亦佳，作湯點如新者。乳香最難研，先置壁罇中日許，入鉢乃不粘。祠部趙郎中亦云：研乳香，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，尤易末爾。

考功蔡員外超授起居郎，其季卞方爲右史，兄弟並直螭階，士林竦美焉。

舊三司勾院井泉最苦。熙寧中，三司火，始引金水河注省中，去井差近。未逾年，遂爲甘泉，名著都下，品第一。因知水脉流通者，無不甘冽云。

元微之詩云：『松門待制應全遠，藥樹監搜可得知。』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，殿廷東西有四松，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，舊圖至今猶存。

按開成元年正月，詔以入閣日，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堦松樹下，須宰臣奏事畢，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。雖紫宸殿亦有松樹，爲待對官立位。六殿門外有藥樹，監察御史監搜之位。唐制：百官入宮殿門必搜，監察所掌也。太和元年詔曰：『自魏晉以降，參用霸制，虛儀搜索，因習尙存。朕方推表大信，寘人心腹。況吾台宰，又何間焉？自今已後坐朝，衆寮既退，宰臣復進奏事，其監搜宜停。』

戶部王員外言：元昆駕部郎中比自長安歸，攜藥樹數株至京師，其葉葱翠可愛。于今關右頗多，人罕識者。

漢制以侍中執虎子。禮部王員外因讀西京雜記云：漢朝以玉爲虎子，以爲便器，使侍中執之，行幸以從。又知虎子以玉爲之也。

李廣獵于冥山之北，射虎，斷其髑髏以爲枕，示服猛也。又鑄銅象形爲浣器，示厭服之，故謂之虎子云。

禮部劉郎中借東京記云：相國寺前有公子亭，臨汴水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徙近西北，直景靈宮，即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也。天清寺繁臺，梁孝王常按歌吹臺。阮公詩云：『駕言發魏都，南向望吹臺。簫管有遺音，梁王安在哉？』後有繁氏居其側，里人呼爲繁臺。芳林園，太宗在藩邸，特賜

其地爲園。或傳周世宗時已爲園。太祖自陳橋入京，駐於此，范質等謁見焉。開寶寺上方院，即夷門山院，有唐令狐綯讀書堂。初令狐楚鎮宣武，綯隨侍，讀書於此。後復爲節度使，圖像，今不復存也。

膳部魯郎中言：昔年陳州有女妖，自云孔大娘。每昏夜，於鼓腔中與人語言，尤知未來事。時故相晏元獻公守陳，方製小辭一闕，修改未定，而孔大娘已能歌矣。又何怪也！

九月一日，法酒庫內酒坊詣內東門進新酒，遂以頒近臣有差。前數日，膳部、光祿寺皆嘗酒，舉舊例也。

詔吏部增員外郎一員，以豐稷充。而稷以昨任臺官，曾彈奏執政，乞辭新命。許之。刑部增二員，以韓晉卿爲郎中，莫君陳爲員外郎。以呂和卿爲考功員外郎，補蔡京闕。未幾，胡援卒。

禮部王員外言：崔豹古今注：蛺蝶大者名鳳子。然辭人罕用。余讀唐韓偓詩有：『鵝兒唼曉雌黃鶯，鳳子輕盈膩粉腰。』正爲蝶也。西京雜記：漢武帝過李夫人，以玉簪搔頭。自後宮中搔頭皆以玉，玉搔頭之名起於此。

余奉使北遼，至松子嶺。舊例，互置酒行三。時方窮臘，坐上有北京壓沙梨，冰凍不可食。接伴使邢律筠取冷水浸，良久，冰皆外結。已而敲去，梨已融釋。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，皆用此法，